

财报在变,委员不能不变 国家账本:想说懂你不容易

本报记者 张佳星 王飞

无奈。“看不懂预算报告呀”“对,预算太专业了,我也看不懂”“是啊,没法讨论”……陆续有委员低声附和。
“会场年年这样。”一位多年跑两会的记者私下说。
事实上,国家账本在慢慢发生变化,从白色一本到多本不同色彩。1997年之前,只有一般公共预算这一本“大账”,这一年因为13项政府性基金加入,账本变为两个。到2007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独编制,预算报告有了三本账本。去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开始编制,成为上两会的“第四本账”。也是从2014年开始,这些厚度不同的账本出现了不同的颜色。

今年预算报告有“4大类8大本”,参加教育界小组会的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解释,“传阅的两本粉色,汇报了上一年,计划了这一年的。绿色本,是按照预算法和规定新增加的,专门介绍‘转移支付’。”此外,白色,是政府预算报告,35页,满是文字;黄色,150页,报告“解读本”,以彩图和漫画形式为主;红色,政府总预算表,350页,纯表格,是详细的政府总预算表。
“看不懂可以问啊,当了三年委员,学习机会是有的。我来提个问题吧。”有位教育界委员响应主持人号召转向赵路。
但委员想问,这些问题也不是人人都能回答。赵

路说:“我也只能解读科教文卫领域的事,其他领域的问题我可以记下来,回去查查。”
科技界别的蒋华良委员也期望能有“专业解读”,他建议,“大会秘书处最好能安排专门人员给委员做个讲解,方便委员了解和发表意见。”
的确,无论是教育经费还是科研经费,怎么给,如何花,花在哪,都归预算管。除了国家账本本身,它在落实中的程序问题也备受关注。
“不爽快地给整年经费,也至少发个大部分。”葛剑雄委员代表多个项目承担者向赵路诉苦,“拨款时间晚,还拖泥带水。以后是不是可以控告具体项目的

违反《预算法》?”
面对这个问题,赵路先分享了一个转变。“科研事业有自己的特点,项目有延续性。”他介绍,去年3月份,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发布一个文件,对项目完成后净结余资金的处理做了改变,“以前规定收回,现在可以有条件地留归单位使用,只要单位能通过信誉评定。”
这项新规保证了“多的能留下”,与之前“跨年项目经费可以结转到下一年”的规定一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底突击花钱的问题。
对于资金无法一步到位的原因,赵路讲起花预算的流程,“以教育部为例,它需要按月到国库请款。”
用什么请呢?“实施方案。”赵路解释,“钱是为办事服务的,办事的步骤1、2、3列清楚,有执行力,钱就拨得爽快。实施方案欠考虑、不够细致、可行性差,要来回调整就得就晚。”
“打个比方就是,盖大楼,钱备下了,图纸没画好,不能给拨款。”赵路解释说。
“此外,一年的财政拨款不是一月份全部收完,因此分段发放,预算执行才有均衡性。”赵路说。
(科技日报北京3月7日电)

两会话题

“不是专业的,看不太懂。”3月7日下午,按日程,政协小组会议讨论计划和预算报告,会议开始近半小时,教育界发言的几位委员多是类似开头。“老三句”之后就转向其他讨论,直到主持人发话,“我们今天下午的议题是计划和预算报告。”
同为经济门外汉,科技界委员也表示对预算报告“挠头”,在主持人请委员自由发言后,会场出现短时期安静。
“年年参加两会,年年都看不懂。”一名老委员有些

秦升益委员:科技让沙漠变绿洲

和沙子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北京仁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秦升益委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我国的沙漠化面积高达170多万平方公里,每年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防沙治沙。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变为宝,点沙成金。”
他向记者举了很多自主创新的例子:“比如用沙制造成‘砂基透水砖’,已成功应用于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等重大工程;还可以用沙制造‘绿色生态建材’,已应用于绿色军营建设;以及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树脂覆膜新型支撑剂’,已成功用于页岩气开采等。”
秦升益介绍,运用这些工业用沙的共性技术,还可以“以砂治沙”——创制出一种生态透气防渗砂,用来替代塑料膜衬改造沙漠,种植水稻,目前已在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等地进行沙漠绿化、沙漠设施农业推广。“2014年,在内蒙古奈曼旗地区,这项技术成功替代塑料膜衬改造沙漠种植水稻试验成功,亩产高达1200斤,而且米质非常好。大家一尝都觉得不可思议,沙漠也能种出大米来!”
秦升益建议国家重视沙漠大循环农业示范区的建设,成立砂产业专项基金,引导民间投资,汇聚民间力量助推示范区建设。“它的意义在于,不仅收获了经济效益,还收获了生态效益。”秦升益说,“沙漠总是被视作无用的地方。我们应当从被动防沙治沙转为主动科学用沙,使沙漠从难题变成资源,发展以沙漠资源化利用为标志的砂产业,化害为利。”
(科技日报北京3月7日电)



3月7日,云南代表团举行“媒体开放日”,在众多的媒体记者争相提问中,一位手举早已准备好的习总书记视察云南省图片的记者,赢得了一次宝贵的提问机会。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郭为委员:用PPP模式促智慧城市发展

科技日报北京3月7日电(记者杨雪)“大家都在提智慧城市这个概念,但认识并不够,认知也不太一样。”神州数码董事长郭为委员提出,如果盲目跟风建设智慧城市,找不准定位,不对基础设施设计和平台搭建进行整体布局,会造成效率低下,浪费资源。
“什么是智慧交通?是单一的智能红绿灯、智能道路流量监测和智能虚拟影像?”郭为说,智能不等于智慧,智慧交通是一个系统,是依托信息化数据平台运行的综合交通体系。智慧城市应该是“一中心,三平

台”——一个信息资源中心,汇聚、计算、分析城市各领域、各层面的数据,提炼价值信息;面向市民的融合服务平台、面向企业的融合服务平台和城市运行监测管理平台,使城市数字化运转起来。
郭为认为,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投入成本高,跨多个利益相关方,而且收益会更多地体现在长期社会效益而不是短期经济效益。所以必须找到健康长效的商业模式。“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可以融合政府

和社会资本两方面的需求。
“比如以前修高速公路用了民间资本,就给其20年特许经营权作为补偿。”郭为用政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例子解释了PPP模式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如何发挥作用。“政府可以借民间资本进行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再给它减免税费等优惠政策。”
“城市要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产业特点和发展阶段,建设适合本地的特色应用。”郭为说,例如京津冀都市圈需要促进区域统筹规划、信息互联互通、产业资源整合、环境协同治理、交通效率提升等;广泛分布的中型城市则需要解决城市吸引力不足、产业发展缺乏动力、老城改造和城镇化并行等问题。

蔡继明代表:关于休假“很纠结”

本报记者 盛利
“今年真不想休年假了,提出来又是一片炒作。”3月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前,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代表,架不住媒体穷追猛打,又谈起了“休假”。
从2008年存在7年的“五一黄金周”取消起,这位曾领导清华大学假日改革课题组的教授,似乎站在了永远厘不清、道不明的休假制度改革舆论中心。
2010年全国两会,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蔡继明表示,假日制度改革不应倒退,“五一”黄金周没必要恢复,“十一”黄金周

假满足人们长途旅行、休闲、探亲的需求。“今天,面对媒体的穷追猛打,蔡继明没有回嘴。
他幽默地说,“如果带薪休假落不了,一旦挪用双休日,又要连续工作,又是各种矛盾和争论”,“政府不带头,领导不带头,工作人员也不好意思跟着休假;领导都在那工作了,处长、科长怎么可能休假。”
他说,完善假日改革的当务之急,还是要落实带薪休假。“带薪休假制度写入了1995年的劳动法,2008年国务院又发布带薪休假条例,2013年发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也提出要2020年基本落实带薪休假。中央也强调,要把落实带薪休假列入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归根结底,还是要把带薪休假重视起来。”
说完这一席话,他话题一转,谈起了土改试点、城镇化,再不回答关于休假的提问。

国企民企共议“混合所有制”

本报记者 房琳琳
王均金说:“国资民企都是国民资产,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都是面向社会的,只是经营主体不同罢了。”他建议有意向搞混合所有制的国企,应自我进行“三梳理”,一是梳理业务,聚焦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二是梳理资产,提高资产的竞争效率;三是梳理资源,看哪些能转化为新的增长点。
被安排随后发言的是葛俊杰代表,他首先声明自己在国有企业工作了30多年,积极表态“愿意混合发展、共同发展、融合发展”。
2013年12月,上海出台了被简称为“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葛俊杰说,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希望国有企业大多完成了所有制改革,完成了整体上市,吸引了散小股东等社会资本,但是国有企业一股独大,没有形成股权多元化的机制,效率不高。过去十年,国有企业经济产出率还不到10%,如果把国有企业的效益释放出来,肯定还有进一步的稳增长空间。”
(科技日报北京3月7日电)

混合所有制”
“混合所有制”是王均金代表,名单上的职务有五行之多,其中有四个机构的“董事长”头衔,包括均瑶(集团)。他直言,“目前国有企业的布局仍不合理,65%在竞争性领域,制约了混合所有制的发展。虽然大型国有企业大多完成了所有制改革,完成了整体上市,吸引了散小股东等社会资本,但是国有企业一股独大,没有形成股权多元化的机制,效率不高。过去十年,国有企业经济产出率还不到10%,如果把国有企业的效益释放出来,肯定还有进一步的稳增长空间。”
(科技日报北京3月7日电)

崔根良代表:新常态催生企业转型创新

崔根良代表,转型创新要向做强做优方面转,“德国制造业长盛不衰的秘诀,就是把产品做精做专做到极致。他们的很多产品规模不大,但质量世界最好。互联网时代不是靠规模取胜,而是要把产品做专做精,做到极致。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精耕细作,消除转型丢掉本行搞转行的误区。”
“转型创新要顺应市场新变化。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参与全球分工调整。未来市场将由个性化、定制化需求所取代。在大数据、互联网时代,企业不单是做产品,客户需要的都交给企业做,要做一揽子系统方案和服务。”崔根良说,“继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人类将迎来以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集成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无论德国工业4.0,还是美国工业

物联计划,我们所处的时代,一切都将颠覆!传统工业也面临着一场制造业革命。这不仅需要思维模式、商业模式的转型,更需要制造业内部颠覆式创新。”
“去年以来,亨通加快业务模式转型,在并购两个公司的基础上,做进运营商产业链,与运营商捆绑式发展。大力拓展智慧城市、智能小区和通信运维服务市场,推进向系统集成服务商转型;推进向互联网、物联网产业转型。依靠互联网内容创新与数据营销平台,嫁接运营商移动互联网服务市场,进入物联网,拓展新领域新市场。”崔根良说,“今年,亨通在着力推进智能化、管理信息化、生产精益化、三化融合”,把握“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加快实施境外项目融资,在海外新建1—2个研发生产基地,力争全年海外营收翻倍。”



又到“三八”妇女节,女性代表委员、工作人员、记者将要在会场上度过自己的节日。这是一名女政协委员抵达人民大会堂。
新华社记者 吕迅摄

陈吉宁眼中的环境污染有多重

履新环保部部长直面媒体“探底”
本报记者 房琳琳
3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履新仅1个月零1周的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一出现,就陷入记者长枪短炮的“包围”中。
此前清华大学校长相比,他看到的不再是毕业典礼上学生满溢激情的单纯眼神,而是各大媒体记者看到今日PM2.5指数再次“爆表”后,带着一堆“问号”和期待前来“探底”的复杂目光。
去年全国3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中80%未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长三角、珠三角,特别是京津冀地区,大面积雾霾频发,引起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
“做校长的时候,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想学生的事情;到了环保部,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是看天。如果天蓝,不敢懈怠;如果是像今天这样的天,就会感到不安,要加倍地努力。”陈吉宁不隐晦心迹。
“我到环保部第一天,就让有关局给我拿一个单子,去年一年我们做了什么,(我要)看一看。”
“去年各地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环境违法案件2080件,是过去10年总和的两倍。”提高声调抬手示意的一瞬间,快门声连成一片,“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用这么大的工程和投入治理雾霾,我们是在用硬措施、硬任务来应对硬挑战。”
2013年9月国务院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俗称“大气十条”)后,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向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
虽然去年一些指标有了变化——全国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总体PM2.5平均浓度降低11.1%。三大区域也降低了10%—12%,特别是京津冀地区降低了12.3%,但陈吉宁直言,“要实现大气污染质量的明显好转,不能靠老天。”可能出身学者,他更喜欢用数字说话。
面对记者“我们现在的空气污染究竟有多严重”的不断追问,出身环保专家的陈吉宁主动提到一个科学名词“库尔涅兹曲线”,意思是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物排放量增加,过了转型阶段后,污染物排放会下降。
“我国的峰值相对来讲比较高,已经超过历史上最高的两个国家——德国和日本,超过了2倍到3倍。所以,我们面临着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
土壤重金属严重超标也是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陈吉宁再次主动给出一组数据——最近的一项土地污染状况调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但主要是轻微污染和轻度污染,重度污染点位占1.1%。
权威数据确凿,历史“欠账”居多!陈吉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但媒体更关心环保部接下来怎么办?
以大气污染为例,他承诺,2015年要做四件事:第一件就是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主要解决两个问题——把新环保法公布后,老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不适用的部分修改过来,使它们保持一致;把联防联控、重点区域燃煤量控制、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等好的经验、制度、政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第二件,要真抓实干、全面实施“大气十条”;第三件加大科学治霾和系统治霾水平,比如加大“源解析”的力度;第四件是加大信息公开,让所有污染源排放暴露在阳光下。
严格的法律制定是前提,但陈吉宁同时强调:“一个好的法律不能成为‘纸老虎’,我们要让它成为一个有钢牙利齿的‘利器’,关键在于执行和落实……要把过去环保执法‘过松、过软’的状况彻底改变过来,把守法变成新常态,敢于碰硬,形成高压态势。”
同时,他也希望所有的公民“不做旁观者,改变环境不友好的生活方式,加快实现‘蓝天常在’这样一个梦想。”
“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随着主持人干脆利落的宣告,陈吉宁迅速“突围”。发布厅热度散尽,一个黄头发、白皮肤的外国“菜鸟”拉住一个中国记者,“Who is this man, by the way?”(科技日报北京3月7日电)